

墙上狐影

这是一座大酒楼的外墙。这酒楼有着神气的名字：××皇宫。这里的许多人都知道，伦敦有个温莎堡，那里是皇宫，英国女王要时时光临的。这××皇宫大酒楼也有着神气的外表，大门边的一面墙壁是用云石砌成的，尽管那只是用云石片敷成表皮，而那又是些人造的云石片，但看起来也还是使它显得有些气宇不凡。

的确是不凡呢。别的大厦也有的是这样的云石墙，但却没有引起过这么多人注视，路人经过，有意无意望几眼，也就过去了。这一面云石墙不同，那天上午突然有一两百人聚集在它面前的马路上，一个个聚精会神，睁大了眼睛，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，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注视着它，还彼此窃窃私语，又放声交谈。人越来越多，人声也越来越大，到了中午，聚集的人群总有五六百了。后来有个好事者，还拿了一个计数机做了一番统计，说是整整有六百人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他的朋友戳穿了他的失误，告诉他，应该是六百零一，他“姜太公封神”，一心注意别人，忘了把自己算进去了。他口头上还是不承认，心里却暗自佩服朋友的精明。

朋友的精明还表现在，看出了那云石墙上，隐隐约约，有

三只狐狸。他和朋友争辩，说自己只是从云石纹里隐隐约约看到了半只，有头无尾；半只也就算一只了。于是朋友就一一替他指点，不仅指出那半只狐狸的尾巴，使它成了完整的一只，还指出另外的两只狐狸。三只形态各异，一只奔跑，一只俯伏，还有一只在仰卧，却又都一致的似乎在咬牙切齿，准备咬人。

“已经被它们咬死了一个婴孩！”有人说。

“前几天有人在这里替孩子摆满月酒，头一天摆酒，第二天那个孩子就突然得了怪病，断了气，连医院也来不及送。”有人补充说。

“不止咬死小孩，也咬死老人。一个星期前有人在这里摆酒庆祝七十大寿。也是头一天摆酒，第二天送命，老寿星不明不白地一命呜呼！”这人就更是说得活灵活现。

站在他旁边的人白了他一眼，放大了喉咙说：“哪有这么斯文！一次才咬死一个人？我知道的是两个，我们那层大厦八楼里有一对新婚夫妇，头一天在这里摆喜酒，第二天就双双挺尸在床上了。”

周围的人也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好几个人几乎齐声问他：“真的？”“有冇搞错？”（有没有弄错）。

那人似乎有些得意地说：“同一层大厦还会弄错么？”有人问他是不是亲眼看到，他说看是没有去看，但保证不会错。一个八楼，一个四楼，中间不过隔三层楼，错不了。

大酒家外边聚集的人是那么多，大酒家里面光顾的人却是那么少，平日三层楼坐满了喝茶吃饭的人，还有不少在等候先到先走的腾出的空位，好见缝插针地就座，今天三层楼都疏疏落落的，一开始就有了收市的冷清，其实那时候正是平日茶客涌来的高潮时分。

异常的茶市刚刚过去，就有人打电话来，问大酒楼的经理先生，问那些狐狸和那些不祥的事故。打电话来的都是当晚在那里订了酒席的，不是婚筵，就是寿筵……总之是喜筵。如果真有这回事，他们尽管改地方已经来不及，却也要延期而易地举行，不敢光临他们那里，“大吉利是”，免得“唔衰楞嚟衰”（不倒霉而自找倒霉）。

经理先生好不容易应付了一起又应付另一起，一一辟谣，稳定客心，说那显然是有人造谣来和他们捣乱的。

有人还不放心，亲自来到了酒楼，先目睹了门前人如潮涌的盛况，才领教经理先生声嘶力竭的辟谣，终于勉强同意冒一次险，喜筵照常举行，如有任何后果，要由酒楼负责，还说如果不是改期或改地方却已经无论如何来不及，就宁愿牺牲已经付出了的几成定金，避之则吉。经理先生最后是以九折优惠来挽留住他的贵客的。

一天过去了。茶市凋零，幸好喜筵还支撑住了。

但是，当天还是有人退了第二天、第三天预定的喜筵，而放弃了那九折优惠的好处。

第二天，报纸上出现了这家大酒楼大面积的辟谣广告，说是有人造谣陷害劝顾客不要轻信谣言，他们正委托律师，追究造谣者。

但第二天中午，大酒楼外边聚集的人就更多了，不用计数机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不会在千人以下。而里边的茶客却成了反比例，因加得减——外边的加，里边的减，显得更清清冷冷了。

那纷纷的议论更是加油加醋，加狐加死，狐狸变成了九只，而死亡又新添了四人，还有五个人病在床上。这样就成了九

对九。

大酒楼没有办法，只好惊动了差馆（警署），派出了成百警察，劝那些门前路上的闲人散去，要不然，就要告他们妨碍交通了。这样才使那异常的拥挤、异样的喧哗消失。当然，路过的人还是不免停了下来，三三两两地，指着那云石墙，说出那全是听人说的狐狸和死亡的故事。

第三天，报纸上还是大广告，占的地方更大了，刊登的报纸更多了。大酒楼的“波士”（老板）亲自回到酒楼来坐镇，还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，用一顿丰盛的筵席招待了这些新闻界的客人，这就不限于报纸，连广播、电视的记者也都到了。因为那面云石墙，那成千的注视者，都已经成了第二天荧幕上引人注目的新闻。

记者先生们目睹了还不太寥落的晚宴风光。据说，最后忍痛八折优待是最大的挽留顾客的力量。

第三天、第四天，终于显出谣言的翅膀已经逐渐消失了坚持力，没有多少市场。

第五天、第六天，恢复了常态。

大酒楼的“波士”松了一口气，像是安慰又像是教训他的经理说：“这几天是少赚了。但我们也还是赚回了一笔的。”

经理先生还有些不解。大“波士”笑着说：“尽管付出了那许多广告费，但电视却免费替我们做了宣传。你算算，电视广告一分钟要多少钱？总数是多少万？这还不是净赚的么？”

有人因此怀疑，那谣言到底是大酒楼的仇家还是他们自家造出来的。但要说大“波士”的话是其词若有憾焉，其心实深喜之，那就实在冤枉他了。他那两天实在急得血压升到了二百二十二，那三个“二”是某医生可以作证，不会假的。